

續金瓶梅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續金瓶梅 二

〔清〕紫陽道人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續金瓶梅後集卷三

戒導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十五回

應伯爵掠賣孝哥

吳月娘窮逢秋菊

詩曰

忽忽枕前蝴蝶夢  
無窮今日明朝事  
終與狐狸同窟穴

悠悠覺後利名塵  
有限生來死去人  
却從蠻觸闢精神

槿花開落從朝暮  
始信蜉蝣未是真

算表這天地的大劫要翻覆這乾坤出脫這些惡業  
因此使生的死死却生富的貧貧的却富貴的賤  
賤的却貴巧的拙拙的反巧這衆生積釐的家私算  
計的銅斗一樣一齊捨个罄淨花花世界弄作一鍋  
稀粥相似沒清沒渾沒好沒歹真像個混沌的太古  
模樣休說這百姓人家先把一個大宋皇帝父子兩  
人俱是青衣大帽離了鳳闕龍樓在那牛車馬腳下  
妻子不保隨營北去何況你我士庶之家那得個骨

音文至  
文一部  
綱目不  
如此簡

肉團圓一家完聚的。原來天運一南一北。一治一亂。俱是自北元魏至五代六朝唐遼金元更迭承統。好似一件衣服。這個穿破了。那一個又來縫補。拆洗一番。才去這些灰塵。蟲蟻。又似一件壺器。這個使污了。那一個又來洗濯磨刷一番。才去了那些醜葷泥垢。又似一個破銅鐵器。這個使的漏了。那個又來毀了。另下爐錘。打造的有長的。短的。方的。圓的。還有造的。兩件的。三件的。也有還成一件的。隨各家款制不同。終是這一塊銅鐵。儘他支爐改竈。又像一盤棋子。這

一盤輸了的。那一盤又下有高的低的。占了腹的。占了邊的。或是角活。兩持。或是殺個罄淨。才完了這場。你爭我鬪。各費心機。這等看起一部綱目。把這天地運數。只當作一个大裁縫。大燒窯匠。大銅鐵爐火道人。極大的一个棋盤。豈不勾消了一部二十一史。看到此處。這世上的死生名利一場。好笑。這些蟲蟻。泥得有何得失。有何失。這些本領。要從各人心眼裏。看得明白。骨脊上擔的堅定。不受那慾火焚燒。愛根。撥亂才成。一个丈夫。豈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

中那闔羅老子見了我高高拱手。那得有輪迴到我。可不知如今世上有這條好漢。沒有且歸正傳。却說那吳月娘和小玉緊緊掙扶玳安背着孝哥一路往人叢裏亂走。忽然金兵到來。把拐子馬放開一衝。那些逃難百姓如山崩海湧相似。那裏顧的誰。玳安回頭不知月娘和小玉擠的那里去了。叫又叫不應。只得背着孝哥往空地裡飛跑。且喜金兵捨進城去。不來追趕。這些人拖男領女。直跑到十里以外各自尋處藏躲。這些土賊們也有奪人包袱的。也有報仇相



殺的生死在眼前。還改不了貪心。狠毒如何不殺。可憐這玳安又乏。又怕忽望見應伯爵臉上着了一刀。帶着血往西正跑。他家小黑女。挾着箇包袱。跟着應二老婆一路走。玳安也是急了。叫聲應二叔。等等咱一路走。你沒見俺大娘。應伯爵回頭。那裏肯應。玳安趕上道。咱且慢走。金兵進了城。放槍去了。咱商議着那里去。伯爵騙的人家銀錢。做了些生意。都撇了。腰裏帶了些行李。都被人奪去了。還指望玳安替月娘有帶的金珠首飾。就立住了腳。和玳安一路商議。

往那里去躲。伯爵道西南上黃家村是黃四家緊靠着河崖。都是蘆葦。那裏還認的人。且躲一宿。依着玳安還要找月娘。又不知往那裏去好。沒奈何跟着走。罷把孝哥放下。拖着慢走。這孩子又不見了娘。又是饑餓。一路啼哭。應二老婆看不上。有帶的乾餅和炒麪。給了孝哥些吃。這孩子到了極處。也就不哭了一口。一口且嚼餅。走到黃昏時候。那黃四家走的甚麼。是個人影。床帳桌椅。還是一樣。鍋裏剩了半鍋飯也沒吃了。不知躲的那裏去了。這些人餓了一日。現成

家伙取過碗來，不論冷熱飽飡一頓。前後院子淨淨的，連狗也沒箇。原來黃四做小鹽商，和張監生合夥。先知道亂信，和老婆躲在河下小船上。那裏去找這些土賊要來打劫人家。逢人就殺，年小力壯的就护着做賊。那夜裡商議要來黃家村掃巢子，虧了應伯爵有些見識，道黃四躲了。這屋裏還有東西，咱多少拿着幾件，休在他家。裡宿恐有兵來，沒處去躲。且到河下看看，見這婦女們都藏在蘆柴裏，沒奈何也就地打了個窩舖。到了二更天，聽見村裏吶喊，發起火。

來把屋燒的通紅。這些人們誰敢去救。待不多時。這些男女們亂跑。原來賊發火燒這蘆葦一邊擄人。又搶這人家的包裹。月黑裏亂走。誰顧的。誰到了天明。把玳安不知那里去了。只落的个孝哥亂哭。撇在路旁。應伯爵撇了各人去躲。他老婆還有人心。道丟下他也過意不去。咱當積个天理。領着他罷。等玳安回來。交與他再做商議。應伯爵只得帶着孝哥。也沒人背他了。跟着飛跑。只怕撇下他。一直往西去。要尋謝希大家也。都沒有主意。順着河沿而去。不題。且說這

月娘和小玉叫了玳安一回不見答應。人馬亂撞只得走開。要找薛姑子庵。全不知那條路是隨着這些逃難的人亂走。到了天黑。沿着林子裏一南一北的亂撞。不敢住下。直走到二更天氣。不知離城走有多少路了。月娘哭一回。走一回。只見面前有一條白光。照的明朗朗的。引着又走。聽的狗叫。幾間小屋露出燈光來。有個小籬笆門兒。是一家莊戶人家。小玉道。咱走乏了。月黑裏又沒處去。且等等。明日只怕玳安來找咱。月娘沒奈何。只得在屋後野場上坐下。着小

王叫門要碗水喫。這小玉推門一看，只見

一盤土坑，坐着個蓬頭白髮八十歲的老嫗。兩扇柴門，踏着個赤脚麻鞋二十多的貧婦。竈前牛糞燒了一屋黑烟。鍋裏米空煮着半盆黃菜。梁頭上捆兩束蘿蔔葉。門背後掛幾把葫蘆條木杓。一桿日間打草喂牛。破犁二根。秋後耕田種麥。

小玉推開門，道家裏有人麼？俺是躲難的要口水吃。只見屋裏跑出個小媳婦子來，也沒穿布裙，拖着兩條褲腿，道你是誰？這聲响兒好熟，倒像大娘家小玉。

姐一般。進屋去撥出燈來照了照。上下一看。可不是小玉麼。小玉也看了一會。才想起來。是潘金蓮房裏使的秋菊。因陳經濟和金蓮春梅作了業。都嫁了。後來把秋菊叫他娘家來做了三千錢。就贖了去。今年二十二歲了。嫁了个庄家漢。叫王有財。在這河崖上住着。兩口小屋。每日打柴城裏去賣。只有一个牛。着土賊起了去了。他漢子去找他娘和他守家。這秋菊極孝順。婆婆着他去躲。死不肯去。見了小玉說道。大娘在屋後場上哩。跑過來。才請了月娘進屋去了。

這老婆婆沒眼，又聾。小玉把燈剔了，剔着月娘上炕。一頭坐着，忙去碓裏倒水做飯。好不慇懃。正是

歌兒舞女歸何處

畫角朱門住不成

不及田家癡蠢婦

猶存一飯主人情

按下月娘不題。且說應伯爵夫婦領着孝哥走的乏了。小黑女背了一會，又丟下了。又哭又叫，幾番要撒在路上。伯爵一行罵着道：「想恁爹活時，姦騙人家婦女銀錢，使盡機心權勢，才報應你這小雜種身上。今日你娘不知那裏着人，拏去養漢爲娼的，你倒來累



卷之三

我○我○是○你○的○甚○麼○人○。○那○孝○哥○越○發○哭○了○。○伯○爵○跑○上○去○。○就○是○兩○个○巴○掌○打○的○。○這○孩○子○殺○猪○似○叫○。○又○不○敢○走○。○又○不○敢○住○。○倒○是○老○婆○心○裏○過○不○去○。○道○咱○當○初○和○他○老○子○也○吃○酒○也○吃○肉○。○你○就○這○等○沒○點○慈○心○。○不○強○似○你○一○路○上○打○罵○他○。○等○到○个○寺○院○裏○。○把○他○寄○下○罷○。○也○是○个○性○命○。○半○路○上○丟○下○這○孩○子○。○千○軍○萬○馬○的○也○傷○了○天○理○。○說○的○伯○爵○不○言○語○了○。○走○到○天○晚○可○可○的○。○到○一○个○觀○音○堂○緊○閉○着○門○。○伯○爵○走○渴○了○。○叫○門○要○碗○水○吃○。○老○和○尚○開○門○請○進○去○。○伯○爵○見○和○尚○去○打○水○。○沒○个○徒○弟○道○老○師○父○你○多○